

农坝观山

□陈进

大巴山主脊横亘渝陕边界，其余脉南延入重庆云阳农坝境地之后便换了名字，叫云峰山。云峰群山仍保留着大巴山雄浑磅礴的气质，灰岩作骨，林海为衣，层峦错落，可谓“千叠云边岭，处处有奇峰”。

车行山道一路蜿蜒攀爬，每过一个大折弯都能看到一座高高突起的孤峰。它太显眼了，像山谷里一个醒目的地标。我们一步步行进，它一会儿在左，一会儿在右。行至最近处的岔路口下了车，受一条长长的毛坯小路指引，我们一路扒拉着齐腰的野草，十几分钟后终于站在了它的跟前。

它就是有名的石笋峰。灰白的巨柱从谷底直挺挺地戳向天空，高约200米，还真像一根超级大竹笋。从石缝里钻出来的树和草顺着岩壁往上爬，越往上越浓密，像给笋峰戴了一顶密实的绿冠。它伫立在午后的阳光下，显得那么高，那么细，又那么孤单，仿佛某个电影里的场景，是精心设计过的。

我们饶有兴致地欣赏，可站在低洼的沟槽边怎么都看不过瘾，于是顺着一侧的悬崖坡往上爬。悬崖上有一条似有若无的路径，应该是跟我们一样不甘心、非要换个角度看孤峰的人留下的。我们攀着藤条、踩着岩壁，高一脚低一脚地，总算到了山顶。还好山顶有一处稍平的岩台。此时，对着石笋峰的腰间再看，它粗壮了不少，岩壁上的沟沟槽槽和草木的形态，每一根线条和色块都清清楚楚，在蓝天白云和苍翠群山的衬托下，像一幅从清新滤镜里出来的三维中国画。

同伴们陆续上来了，大家挤挤挨挨站定，对着高峰指指点点地议论。擅长拍照的冯姐姐掏出手机，笑着说：“来来来，我给你们挨个拍照，把农坝的‘大石笋’搬回去慢慢欣赏。”伙伴们一个个站上前，随意摆着姿势，冯姐姐一顿抓拍，把每个人的惊奇和惊叹都定格在了那个晴日黄昏里。

回来时，我们在路边一户人家借水洗手，顺便与老乡攀谈起来。

老乡说，孤峰上不仅生长杂树和野草，还生长石斛和灵芝等珍贵药材，曾有勇敢的先辈爬上去采摘过。我下意识地又朝孤峰望了望，天，是什么样的身手才能爬上那样的绝壁呢？

别具一格的石笋峰形单影只，连绵无际的层叠山峦里，找不出第二个与之相似的山形。在百万年的地质变化过程中，它或许曾像张家界石英砂岩峰林一样，有过许多同伴。它们都去了哪里？而它，又是怎么独自站到今天的呢？

这山藏着太多秘密，我们无法解开，只能看一看，猜一猜，带着疑惑离去。

在农坝观山，还有一个地方非去不可，那就是野猪槽峰顶。它海拔1809米，是农坝的最高峰，也是云阳县的“屋脊”顶点。时值盛夏，这里却温度适宜。攀山途中雾霭缠绕，山风裹挟草木的清气直扑脸面，甚是舒爽。我特别喜欢这个季节山野里还开放着的一些花，多数是紫色的。随处可见大团大团

在山的那边

□刘冬玲

凌晨四点，从睡梦中醒来，窗外夜色如墨。依稀记得梦里又回到了中学时的第一堂课上，翻开崭新的语文书页，整间教室都萦绕在淡淡的油墨香中；老师轻轻地在黑板上写下《在山的那边》，铅笔灰在晨光中簌簌落下，像一场无声的雪。

“小时候，我常伏在窗口痴想——山那边是什么呢？妈妈给我说过：海。哦，山那边是海吗？”

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我，从小就有个执念，总想着翻过眼前最高的大山，去到外面的世界看看。那份对山外世界的痴想，像一粒小小的种子，历经无数个辗转的深夜，在我心中扎下了深根。

年少时，我不懂为何诗人满怀隐秘地向往爬上山顶，看到的却依然是山，不懂为何“山那边的山啊，铁青着脸，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”。直到后来，我翻过了我们村最高的横梁山，去到县城上学，又翻过了县城外的群山，离开了那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小山村。起初是雀跃的，只是我似乎并没有在山的那边找到想要的生活。

工作以后，起初的那些年，但凡有假期，我必定奔赴山海，总想去山的那边看看。于是，我曾深夜爬华山，在山顶冻得瑟瑟发抖也没看到日出；徒步登泰山，沉浸在无边的云海中；也在峨眉山被猴子抢夺过背包……但那些翻越，大多是为了在朋友圈留下一点证明“我来过”的照片。山，于我而言，似乎是一道需要跨越的地理屏障。

直到今年，我再一次翻越北方的大山，却在无意间拐进了陇南。去之前，陇南在我脑子里几乎是空白的。提起甘肃，想到的必然是敦煌的莫高窟，是嘉峪关的雄关漫道。而陇南，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。

沿着兰海高速一路北上，道路两侧的山

粉紫的是土绣球花，自下而上渐次开花的紫穗子是大叶醉鱼草。这些花紫得清雅，色彩干净，看着让人内心安宁。那天，我刚好穿了一件紫色纱衣，颜色跟土绣球花格外相似。偶尔捧起一枝伸到眼前的花，我久久地凝视着它的婀娜之姿，不觉会心一笑，多像审美意趣一致的朋友啊。

爬上峰顶了，视野立马变得开阔起来。上面有个电子计数牌，我是第7337位登顶云阳“屋脊”打卡的人，赶紧拍照留念。站在观景台上远眺，万岭匍匐于脚下，连绵不断的山一层接着一层，莽莽苍苍铺向天边。这里可见云阳、开州、巫溪三地疆域，可我根本看不出分界在哪里。脚下的这座高山叫“野猪槽”，大概因旧时山坳有野猪出没而得名的吧。这云峰山里有很多乡土味浓烈的地名，比如“双鼻孔洞”“夜壶洞”等，听起来很土，多听几遍又觉得朴实可爱。

立于巅峰心生豁达，整个人身心都是舒展的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之感。大概站在这样的峰巅之上，得了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心境，很容易打开格局吧。我的视线在深深浅浅的绿意里游走，发现不远处有一

大片山林与众不同，树木整整齐齐，颜色一致，从山脚到山脊铺得很均匀，很有秩序感。同行伙伴说，那是万亩厚朴人工林，是这些年农坝镇带着老百姓种起来的中药材经济林。

“林子里藏着好东西哦。”同伴抬起手指向那片林子，“乌天麻，就长在那些厚朴树根边。”接着他讲起张成生，一个农坝本地人，十几岁外出做药材生意，赚了钱又回到这高山上，头几年种天麻，种一片死一片，欠了百多万的债。每到年关讨债的人堵在他家门口，一家人都不得安宁。这人有一股“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”的干劲，他跑去深山里搭了窝棚，满山找野生天麻，观察它们什么时候发芽、怎么过冬。整整九年时间，他才把乌天麻的仿野生种植技术摸索出来。

我久久地盯着那一片林子，一排排整齐的厚朴树顺着山势铺了几座山头。此时我才知道，种植厚朴首先考虑的是给乌天麻防冻防暑，然后才是它的药用价值。我在厚朴林下仔细看了又看，没见别的成片植物，忍不住问同伴：“乌天麻植株长什么样啊？我怎

么没看见。”同伴哈哈大笑：“这么远哪看得见嘛。乌天麻植株光杆如箭，没有一片绿叶呢。它不靠光合作用，靠泥土里的真菌养活。”

风从林间穿过，整山厚朴树的叶子朝着同一个方向翻卷，像无数只手在与我们打招呼。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张成生，那九年餐风露宿守着泥土，耐心记录着一根根“赤箭”伸向天空的时日；终于种出天麻的那天，他蹲在地里大哭了一场；后来，他带领乡亲们一边种乌天麻一边种厚朴……他跟石笋峰上那些扎根岩缝的草木何其相似，于贫瘠的苦难之境中，终是求得了一条生存之道！

农坝的山连着山，林连着林。我们穿行其间，不仅看到了千万年地质雕琢的奇观，还听到了一个人用九年光阴改写命运的故事。这里的山是奇的，人是倔的，静立的山与劳作的人共同塑造了农坝的气质。那万亩厚朴林和林下的乌天麻，与山里所有草木、村民一样，已然成为云峰山的一部分，是特色，也是财富。风过林梢，一季又一季，一年接一年。

山与人，静悄悄的，改变却从未停息。



一隅静谧

熊高六

摄于达川区万家镇天鹰寨

踱出了一条改写天下的活路。

孩子沉默了一会儿，又低头看了看脚下的石板，然后松开我的手，自己稳稳地迈出了下一步。我看着那条在绝壁间蜿蜒的古道，忽然觉得陇南的山，不再是阻挡我的屏障，而是一部摊开在大地上的史书。那些沉默的绝壁，藏着前人蹚出来的来路；而这脚下曲折的险途，也正铺向我们要去的远方。

从阴平古道回来那天晚上，我带孩子走在路边小店吃洋芋搅团。旁边坐着一位头发花白、浑身散发出书卷气的老爷子，慢慢地喝着茶。我跟孩子说：“明天咱们吃碗豆花面，就要返程了。”

老爷子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目光越过氤氲的茶气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带娃来，不光图这洋芋搅团好吃。脚下这片土地，可是秦陇锁钥、巴蜀咽喉。当年诸葛亮丞相把执念刻进了祁山堡，邓艾把胆气留在了阴平古道。人这一辈子，翻山越岭，可不能忘了脚下的来路啊。”握着手里温热的茶杯，我一时竟忘了接话。

回程路上，孩子靠在我的肩头，轻声问：“妈妈，山的那边，到底是什么？”

我望着窗外连绵的群山，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当年语文课上老师念完诗后，轻轻合上书本的动作。那时，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在“海”字上停顿半刻，像是一句用心的叮嘱。此刻，车灯劈开夜色，把前方蜿蜒的山路点亮，有风吹过车窗，带着山林特有的清新，我忽然明白那堂课从未结束，只是它从教室走到了山野，从女年的痴想，长成了母亲心底的笃定。

“在山的那边，是海！”我轻声回答，声音低得像在对自己说，“是用信念凝成的海。”

拜水都江堰

□王万礼

最早知道都江堰，是在40年前，初中历史课本《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》中介绍，公元前256年，秦国蜀郡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。

如今，这座工程已近2300岁了。它早已与岷江融为一体，润泽成都平原广袤沃土，灌溉面积超过一千万亩。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、规模最大、维护最完整的灌溉工程之一，2000年，都江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

多次读到有关都江堰的文章，每阅读一次内心就震撼一次，就想走进都江堰感受穿越千年的治水智慧。

这个夏天，终于如愿来到玉垒山下，伫立都江堰畔，听江水滔滔不绝，看古堰安然伫立。

从北门进入，秦堰楼是俯瞰都江堰的最佳位置，整个都江堰尽收眼底，远山含黛、江水悠悠。

都江堰枢纽可分为渠首和灌溉水网两大系统，其中渠首包括分水工程“鱼嘴”、溢洪排沙工程“飞沙堰”、引水工程“宝瓶口”三大主体工程。

“鱼嘴”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。它位于江心，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。外江在西，是岷江正流，主要用于行洪；内江在东，是人工引水总干渠，主要用于灌溉，又称“灌江”。“鱼嘴”决定了内外江的分流比例，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关键。内江取水口宽150米，外江取水口宽130米，利用地形、地势使江水在“鱼嘴”处按比例分流。春季水量小时，四成流入外江，六成流入内江，以保证春耕用水；洪水期，水位抬高漫过“鱼嘴”，六成水流直奔外江，四成流入内江，使灌区免受水淹。这就是所谓“分四六，平潦旱”。

在导游的介绍下，我对都江堰工程有了深入的了解，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，找到了安澜桥、鱼嘴、飞沙堰、宝瓶口、金刚堤、人字堤、离堆的位置。还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都江堰的视频，他指出：“每次来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、顺势而为、天人合一、治水利民的伟大，从中汲取到治国理政的智慧。”

这一刻终于懂得，都江堰的伟大，从不是工程的恢宏壮阔，而是根植于血脉的东方哲学。真正的强大从不是征服与对抗，而是接纳与顺应；真正的长久，从不是极致的掌控，而是平衡与共生。

参观都江堰，二王庙非看不可。二王庙里有李冰治水的密码和治水的艰辛故事，更是向李冰父子表达敬意的场所。二王庙初建于东汉时期，原为皇帝祠，南朝齐明帝年间改为崇德庙奉祀李冰父子。后来改为二王庙。二王庙有主殿三重，配殿十六重，规模宏大。殿宇布局因地制宜，依山就势，高低错落，起伏有序。

漫步二王庙，石壁之上的治水古训熠熠生辉。“深淘滩，低作堰，遇湾截角，逢正抽心”，字字凝练、句句真理，是流传万世的治水箴言。

走出二王庙，临江的照壁上邓小平用“造福万代”四字，高度赞誉都江堰水利工程及李冰父子治水功绩。

从二王庙出来，随着人群向都江堰核心工程走去，跨越千年的水利蓝图在眼前徐徐铺展。穿越千年，安澜桥依旧安然地连接起岷江两岸，桥下水滔滔，桥上行人如织，游客一边缓缓前行，一边不时举起手机拍下远山近水，一次次地惊叹工程宏伟。江心鱼嘴静静横卧，形似游鱼，巧妙将岷江一分为二。外江顺势泄洪排沙，承接山洪激流，消解水患危机；内江蜿蜒入平原，输送涓涓活水，滋养千万亩良田。不堵不截、不抗不逆，仅凭地势水势，便完成了江河的分流与安顿。

行至飞沙堰，更叹古人匠心独运。这道看似低矮平缓的溢洪道，藏着最通透的自然规律。洪水时节，漫堰而过的江水裹挟泥沙自动排向外江，规避河道淤积；枯水之时，留存清流滋养灌区，保障民生耕作。无需人工频繁疏浚，依托水流环流之力自净排沙，顺应天时、适配四季，让江河自成平衡、岁岁安澜。

最令人震撼的，是绝壁开凿的宝瓶口。当年李冰父子率万千先民，硬生生在玉垒山开出一道咽喉水口，奔涌岷江在此放慢了脚步，温驯地流入宝瓶口，化作一江清水灌溉着成都平原，自此“水旱从人，不知饥馑”，荒芜之地终成沃野天府。

一路前行，一路感慨。最后走进伏龙观，殿内李冰石像默然伫立，神态从容沉静，静静见证江水千年奔流。脚下岷江冲破玉垒山的束缚，自宝瓶口浩浩荡荡向东奔流，前方是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，良田沃野就此铺展开来。

2300年前，李冰将岷江驯服；2300年后，李冰依然注视着江水的奔流，他要看着这千年江水福佑一代又一代世人。

流水无言，岁月有声。一堰安岷江，一水润千秋。都江堰流淌的是跨越千年的江水，更是生生不息的华夏智慧。拜水于此，不负山河，不负先贤，更读懂了古人道法自然、济世安民的赤诚初心。千年古堰依旧，千古智慧长存，润泽古今，启迪来人。